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天祿閣外史 第二卷

○辭受 微君去韓，魯聘先諸侯而至，乃不入魏而之魯。

宿於濟陰，有盜者竊其笈。從者曰：「子窮矣。」微君曰：「是何足以窮我哉，夫君子達於內而窮於外，樂於心而困於跡，此負道者之為也，如是甫焉往而不窮。故游諸侯而不得志，是吾窮也。」

頃有韓使至，餽百金以為贖，微君不受。從者曰：「若子，其矯者也。子欲以忠信為笈，仁義為贖，則弟子之從子也，安能食子之忠信，飲子之仁義，而免其飢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，則寄口於諸侯，以為資身之策。故仲尼有絕糧之窮，孟子有受贖之義。窮則執，餽則受，禮也。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為也。」微君曰：「噫，是何言之陋也！汝不能食甫以忠信，飲甫以仁義，而欲寄口於諸侯以免死於道，是從游者皆乞人之徒也。乞人一日不得食，則餓死溝壑，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。汝必為乞人之計，則簞食豆羹之間，殆有甚於乞者。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，則盜跖之貪為是，而伯夷之廉為非，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。今有伯夷為師而盜跖為弟子，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為窮，孟軻之受贖為義，而病甫也。不知仲尼獲麟，出涕曰：『吾道窮矣。』又曰：『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。』孟軻曰：『萬鍾於我何加焉。』由是觀之，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為窮，而孟軻未嘗以受贖為義也。且孟軻之受贖於宋，蓋有故矣。當是時，宋之君於孟軻未疏也，在國無嬖人之讒，去國非簡賢之故，是以受宋之贖而不辭也。不然何卻齊之兼金，辭齊之萬鍾，而綽綽乎有餘裕哉。今韓之遇甫也，以好色之心好士，而無悃誠。內蔽於讒，外障於佞，若之何就之。甫是以去韓而賓魯。不幸遇盜，日中無餐，僕有飢色，車不接群，空笈而往。韓王適餽甫以金，此稱義之福涂也，甫之不受，又何疑焉夫矢志於韓而受其餽，是猶魚之失水於淵而又吞其餌也。受餽者傷於義，吞餌者傷於舌，其貪均也。汝欲甫受韓王之餽，而自同於吞餌之魚，死則免矣，其如義何？」

韓使為之於邑，乃棄馬而還。魯人聞而餽粟，微君受之。曰：「義也。」

○辟邪

天皇祀老子於宮中，自謂紫微玉真帝君。群臣上表稱賀。李固諫曰：「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玄極，此不可以為號也。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，興肆土木，六經表章而未旌，是以方游之士踵跡而進，以師事之。及其沮落，天下稱武，而不稱真者，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。陛下即位以來，國無寧歲，匈奴種種雁行而八寇，兩雹，日食，地震，太白彗惑。水旱之變不及奏，宮廟陵關之火不及聞；負比乾之忠者或幽於請室，張如簧之巧者或臥於廟堂，臣竊思之可為寒心哉。陛下誠宜恢裕德化，振肅綱紀，以消污穢鬱濁之氣，朝夕儆惕，居之以恭敬無怠，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。今又崇禮老子，表立玄號，憊萬幾之憂，易百姓之望，非所以照光於祖宗而垂聲於後世。臣以菲劣之才，忝列三朝，顧無尺寸忠直以報陛下，亦無讒媚之行以為陛下辱。然臣隱忍於質帝之秋，而欲效忠於陛下之朝者，亦有待也。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下，陛下不以為然；老子不能為陛下忠，陛下反屈膝而師之，以重為權奸之竊笑，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。使老子有知，必以巨言為是，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。夫陛下疏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，臣恐天下紳之士翕然向風，皆舍儒而崇老以瀆朝廷，此非陛下之福也。」

書奏，帝不納。微君聞之，謂李玄曰：「嗟乎！難日至矣。」

洎曰：「李玄此疏，考之《漢書》皆無所據。若為漢之遺史，則范蔚宗失之多矣。大抵外史所載，往往不可考，陸宣公獨謂此《史》疑晉人所記而述者，不無見也。然李公此疏校諸《漢書》諸議，文更雄雅。」

○時勢

微君見魯王，魯王築五丈之台以延賓客。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，各負霸王之策，持長短之譚，而求得志於魯。

魯王大賓客，奏樂於台下。賓客以厄為魯王壽而言曰：「今日之會，臣等何幸而廁於大王之末也，王以為天下之勢，孰強孰弱；天下之國，孰大孰小；天下之士，孰智孰愚；天下之民，孰眾孰寡？」魯王默然久之，乃答曰：「寡人處蕞爾之國，不能揣天下之形情。我先君封於魯，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。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，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，借光於藩封之列，宣揚文武以夾衛王室，無使豪傑之議，其後為天下戮笑，此寡人之願也。今者築台以延士，而天下士歸焉，不以寡人是棄。寡人辱以五鼎之宴，而天下士樂焉，不以寡人是誹。以魯之民人寄於不谷之一人，亦惟朝夕懼栗，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。先王其若之何。」

客曰：「大王知食葉之蟲乎有數仞之木，其葉扶疏，油然而陰，人皆以為值寒而凋，待黃而落也。方其五六月之間，蟲生其下，以枯葉綢繆而為巢。附絲於枝上，潛飲朝露，以為無傷其木也，不知旬日之內，其葉稀稀，其木濯濯，向也扶疏而成陰，今則頽然而無葉矣。其所傷者，即其所棲而為蔭者也。夫蟲依乎木而亦傷乎木，豈其心哉，所食在此，固不能捨木而求食也。然則一蟲之微，非能傷乎數仞之木，一木之傷亦非一蟲之力也。木之質不強，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餓蟲耳，故葉欲榮則蟲益附，葉欲凋則蟲益食，其勢然也，豈惟食葉之蟲乎。有三寸之魚畜乎方渚，憑依乎茂藻之間，蕩漾乎回瀾之際，以為是魚之所逝而息也。不知苑囿潰於淫雨，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，而魚皆掉尾而去，遐逝乎江湖，旁泛乎數澤，而東躍乎滄海，若鯤之變化而飛翔焉。雲行兩施，周流八埏，而鼓動宇內之萬物，是其在渚也；安於渚而不知海，其在海也，又安於海而忘渚也，亦其勢然也。」

吾聞聖人觀魚蟲之所靜，而知其所動。故一弛一張，或柔或剛，伸縮無跡，動靜無方，亂世則為魚蟲，治世則為侯王。吸而為秋陰，呼而為春陽，其變化也莫知其涯，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，王何不為聖烈之跡，而忍魚蟲之舉也。

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，則弱者持其勝；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，則小者固其患；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，則愚者保其名；天下之民皆眾而吾獨寡；則寡者守其要。魯小國也，勢弱而民寡，有君子而無智士，不能起鬯於大國，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，而無事於攻伐。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，乘此而畜眾何民不強，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，不於此時圖昌後之策，陰修仁義，非乘時之雄也。大王其熟慮焉。」

魯王曰：「昔齊桓有葵丘之會，晉文有踐土之盟，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，遂為霸王。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，不亦可乎？」客曰：「夫以大王之賢，附天子之光，擁魯國之地，有徐兗之饒，河濟之利，龜蒙之限以為固，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為也，其奈大王何。」魯王不能對。

微君拂纓而前曰：「何為其然也昔周室既畢，封建之國皆為戰場，商軼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，弄轉圓之舌以游說諸侯，天下莫當焉，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。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，子欲以儀、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，猶鷹隼之群而爭於鸞鳳之林，其不然亦明矣。且憲也聞之，識時者不先乎眾，成事者不謀於家，此豪傑之用心也。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鬯，又何賴焉？」魯王稽首再拜曰：「都，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，敢密厥志矣。」

○樂論

魯王享微君於南宮，陳六價之樂，魯王問曰：「今日之宴得無欣乎。」微君謝曰：「可以娛臣之耳矣。」

微君乃命樂工舞於階，其儀踴躍，其羽揚揚。魯君曰：「韶舞何加焉。」

微君謝曰：「可以娛臣之目矣。夫樂至於娛心而後和，和而後化。乾羽格苗，鳳凰儀韶，淫魚聽瑟，孟嘗泣琴，豈耳目所能感哉。今王以耳目之樂為心娛，臣是以不敢隱也。」魯王曰：「敢問娛心之樂？」微君避席而對曰：「駿哉！王之問也。夫王者營政。三年而作禮，積德十年而作樂。樂也者，禮之極也，形於舞蹈而合乎性，和於上下而合乎治，雍容而合乎德，無言而合乎化，使歌者忘其聲，舞者忘其態，觀者忘其揖讓。和而不淫，怡而不縱，故禮極而樂隆。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，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，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治賓旅也。和之以心，暢之以八音，如春陽之鼓萌孽，明雨之沐萬物，此之謂娛心之樂。」魯王

曰：「善。」

○士論

魯王疑士，問於左權曰：「士之游於諸侯，利歟否歟？」左權對曰：「得其士則利，不得其士則替。故諸侯之不可失士，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。失乳而生者有矣。未有失士而利者也。臣聞陳軫云：『夫諸侯以士為體，故動無異形。以士為心，故謀無異慮。好士者如飲甘羹，擇士者如調亂弦。』此言士之重於諸侯也。」魯王曰：「士不同與？」曰：「雖可以利諸侯者，亦不同焉。臣聞得賢士者與，得謀士者固，得辯士者達，得勇士者強，得藝士者揚，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。昔孔子以道游諸侯，墨翟以仁游諸侯，魯仲、季札、端木賜、孟軻、荀卿以禮義游諸侯，范文子、趙衰、晏嬰、范蠡、樂毅、魯仲連以智游諸侯，商鞅、毛遂、荊軻、藺相如之徒以信術游諸侯，廉頗、趙奢、孫臏、吳起、司馬攬、李牧、養由基、孫武子之徒以兵術游諸侯，蘇秦、張儀、公孫衍、蔡澤、陳軫、代、厲之徒以縱橫游諸侯。以道游諸侯者，諸侯師之；以縱橫游諸侯者，諸侯役之。士役於諸侯，則馳辨無端策，發慮無忠謀。故曰一激之怒炎於火，三寸之舌芒於劍，是以身危而功不成，夫焉利於諸侯哉。」魯王曰：「寡人得微君，果利於魯乎？」曰：「微君，師也，臣不敢譽。」曰：「苟爽何如？」曰：「爽臣之甥也，使之輔賢王，可以膺一面之寄，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，王其聘之。」魯王歎曰：「舉不諱親，忠也；不譽其師，敦也。子之器足以輔寡人矣。」

是歲，魯王田於曹南，獲驅以歸。

○玉論

魯王愛玉，有楚人持玉鼎以進，曰：「此荆山之美玉也，君能愛乎？」

魯王笑曰：「寡人聞荆山之玉，卞和得之而獻楚王，其後也，秦人復得之，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再產，胡能復得耶！」

楚人曰：「夫荆山之所生者，非特和氏之一璧也，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山之玉，楚產也，而君疑之。若夫■出於魯，昔有倚頓，得之以為冕杯，其妾視之，誤毀諸地，是魯■無倚頓之杯久矣。有人持璞■以進，君亦以為魯無■璧，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，王之所藏不盡用也。豈惟荆魯之玉為然哉，若魯國賢士之藪也。今君以為地不再產，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，孔子之後魯無顏淵，顏淵之後魯無閔損，閔損之後魯無子羽，子羽之後魯無秦非，秦非之後魯無曾點，曾點之後魯無子思，子思之後魯無孟軻，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、戚麟、高堂生、孔安國、韋賢、疏廣、匡衡、曹褒之屬矣。是今之生於魯國者，皆魯■之沙也；游於魯國者，皆荆山之石也，奚玉之為。臣請完鼎而返楚，無使魯庭有別足之刑，而荆山有泣王之士也。」

魯王慚，乃命左右以千金償之。左右曰：「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，今君以千金致玉，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台而笑矣。致玉而笑士，國何利焉。」王不聽。

洎曰：「此等文章全是《戰國策》，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《上秦皇書》。更出一機局，便覺文氣奇逸。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，頗類滑稽體。學古者當自識之。」

○重賢

魯王得楚人之玉，謂張裘曰：「昔卞和獻玉於楚王，楚王卻又刖其足以示眾。夫卻玉不明也，別士不仁也。今寡人好玉，楚人以荆山之玉進，寡人賞以千金，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。由此觀之，寡人其優乎！」

張裘對曰：「王不如也。」魯王曰：「何為不如。」曰：「臣以為楚王之明也，故不如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，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，則楚王之卻不可謂不明也；別士而絕佞人，不可謂不仁也。當是時，使和氏進一荆山之玉於楚王，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卻也，況別之乎。今魯國之士，袍器而進於王，非特楚人之玉也，而王不賞之，獨何與王自以為遇玉之禮過於楚王，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，而不知王之戮於天下士也，有甚於刖足，士之袍器而歎，亦有甚於和氏者乎！何王之明於玉而暗於士也故曰：臣以為王不如也。」

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：「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，築五丈之台而延賓客。叔度不至，寡人聘之；叔度至，寡人饗之，何謂不遇哉！」曰：「王之遇叔度，特楚人之遇耳。遇楚人，而猶寵其玉，今遇叔度，而不能寵其道，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。」

魯王曰：「子不誨，寡人終沒沒矣。」遂以楚玉賜之。

○論《易》

微君將見魯王，驟兩至，居而讀《易》，周岑、左權、朱儒、孔紹祖侍坐。

朱俊曰：「俊聞之，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時，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於天下，刊名於竹帛，此豪傑之所為也。夫子實於魯，魯王師之，出不為寧戚之窮，進不為馮■之乞，動不為子方之驕，語不為韓非之激；溫裕足以率其人民，忠恕足以達其政事，貞亮足以光其社稷，而修多難之朝，遭昏蝕之世，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。今夫子疏疏然，開而若拙，默而若愚，終日端居而讀《周易》，不亦鈍乎！」

微君曰：「汝惡知哉。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，得顯其身，而卒以自斃。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，秦國治強，封商於之地，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。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，得相其身，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，民無思焉。至於韓非、李斯、劉淮南之徒，皆明智而通達，博文而延譽，然猶不免於顯戮，此由昧《易》之道也。故知《易》者，善為巧拙愚智之間，隨時而動，緣機而流，宜柔宜剛，宜弛宜張，宜行宜藏，宜圓宜方，此之謂知《易》。故曰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為乎。』」

朱俊出，周岑、左權、孔紹祖疑而問曰：「子之論《易》，予小子不識所謂也。敢問今何時哉曰『蠱』。曰：『今漢室雖亂，其子孫猶蕃於有商，皆據必爭之國，守膏腴之壤，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。何謂蠱哉？』曰：『是則然矣，汝獨不見蛛，之結網於屋樑之隅，中坐而待食，自以為安，及棟樑朽而懷傾，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，不可獲矣，當今之世何異斯夫。』」

洎曰：「讀此，可與論《易》理，且文思不羈。」

○嶧山

嶧山崩，魯王問微君曰：「天禍敝邑，嶧山崩焉，此何象也。」微君對曰：「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，刻石頌功，意者，天惡其侈乎？」魯王曰：「自秦以來，幾數百載，何及於寡人之身，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於天皇，以求附庸，除顯與之垣而棲也。」

微君對曰：「昔者伯禽之為魯公也，有民辟於莘，魯公不能理，周公聞之而憂，以書誡魯公曰：『我先王之末造也，有狄之難，去■邑岐，履涉艱阻。及我文考宣揚令德，以受休命，作邑西土，猶共侯職。汝伯考嗣休，奄有天下，恢祖宗之烈，耿光被於民神，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。鎬人曰：予輔之，自汝封於魯邑，予夙夜憂懼，汝亦無怠厥德，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。汝叔父在郟，其封不遐，汝亦式之，以毋貽叔父戚。洛邑既營，遂荒鎬豐，予又受汝伯考之命，至於今不復，以汝有髦志，委汝以魯之社稷，以改其故舊人民，汝其念前言。今莘土之人不靖，舍其桑業，弛其禮讓，流言於國，無乃故舊，不親大臣，不求備於一人，以致是咎。予日念茲，若隕深淵，汝惟克勤毋怠，以鎮綏莘土之人，予言不再。』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，裕其桑業。故舊益親，大臣益遇，薄刑而弛禁，信民而文俗，行之三年，而魯國化。山不崩坼，水不濫溢。若此者，以國之政魯公出之，國之民魯公治之，國之官魯公用之。以魯公之賢，當周室之盛，而委國之責不辭，魯焉得而不治哉！若今之諸侯，有祿而無壤，有壤而無民。政有司出也，民有司治也，臣天皇之命也，三者王不得而權之，是諸侯寄於國也，非寄於諸侯者也。寄於國，則魯之安危，王無與焉。問者嶧山之崩，豈王之有戾政於國，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。夫古者諸侯有罪，則削其壤地，以暴過於鄰國，民亦對之。今王畏漢室之必削，而求附庸之壤，苟與之以顯與，亦漢室之自削耳，何足為賢王辱。無壤而求削，無民而惡辱，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。漢室昏亂，山崩川竭之災，無諸侯之國無之，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。王若請罪而求削，不可以示諸侯，王其圖之。」

魯王曰：「嗟乎！寡人小心是以請耳。」

洎曰：「此篇有周公誡伯禽書，與經之《訓》、《誥》何異然乃不見於《尚書》，豈秦火之失與若失於秦火，則《外史》又何

自而述也竊為後學擬之。

○君賜

魯王以鹿羹餽徵君，徵君謂使者曰：「憲有疾，不能陳謝，亦不敢嘗。」使者曰：「君有羹惠於子，豈辭一謝乎。」徵君曰：「子知羹之為重，而惡知有重於羹者哉。夫鹿羹雖美，固獸也，魯王烹而薦之以鼎，非士不餽，餽士而使士不及嘗，奔走詣庭而謝，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！」使者出。

明日，使孔紹祖謝魯王。魯王曰：「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，受而不報，又辱其使，是以寡人之餽為非禮也。」孔紹祖對曰：「臣之師也有疾，適過鼎餽之祭，憂欣交洽，敢不拜嘉，特以疾，故令臣代詣於賢王之庭而陳謝焉。王毋以為簡也。」

魯王解容而道曰：「叔度無深恙乎？」對曰：「<梟臭>王之羹，疾瘳其十之五；嘗王之羹，疾瘳其十之九，其一未瘳，是以不克履也。」

魯王喜曰：「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？」對曰：「豈惟瘳疾哉。臣聞之，天子諸侯以士為鼎，以仁義為羹，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，達之祖考，蒸之社稷，布之民人。夫鼎之有英也，猶士之有仁義也。鼎之馨香則王知之，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，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，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。若仁義之美，烹一心而暢百順，調太和而育庶物，若睹淵泉之洋溢，而渴者不及飲；觀五穀之豐茂，面飢者不及饜也。賢王何不徹其鼎，而舉其士，舍其滋味，而陶仁義之羹乎。」

魯王歎曰：「吾聞聖人之後，必有賢者繼焉，其子之謂矣。」

○出處

魯王田於穀成。徵君謂大夫韓韜曰：「魯王二田矣，甫其歸乎？」韓韜對曰：「子之游，豈為一魯王哉。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，子其磯矣。」

徵君曰：「今諸侯好田，其不為魯王者亦寡矣。蓋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鄰於勢族，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，災不時，酣政不息，將以我傷乎衡室其幽，蘭蕙扶疏，蔭庭之臯雜桂與槐，蔚然而林，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，左右陳之，以琴以瑟，左右張之，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，實馳所心，盍歸來乎！」

曰：「噫，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為仲尼之游乎畏於匡，厄於蔡，微服於宋，擊磬於衛，接淅於齊，絕祿於陳，故在陳歎曰：『歸與，歸與。』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。今子一就於魯，魯王以國士遇之，是子未有在陳之厄，而動歸與之歎，非仲尼志也。子欲辭魯而行，請復遊於諸侯，可乎苟漢室分崩，諸侯不輔，相尋以兵，肥饒之壤皆為戰場。老者赴深壑，壯者流四方，當是時也，子將奚歸乎此羈戍之所為，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。吾子勉矣。」

徵君曰：「不然，吾聞聖人達權，賢者執經，子徒淹予之歸，勉予之游，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。昔殷將滅而微子逝，周既衰而接輿狂，秦世虐而四皓棲，新室亂而薛方遁。易曰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，而無方之舉，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。嗟乎！東京為諸侯憂。」韓韜喟曰：「子固矣。失昔酒傭負羹而殷舉，屠叟漁涓而周獵，五投秦而繆霸，寧子千齊而桓興，孫卿遨遊於楚趙，子輿馳驚於梁滕，范公顯越而鳴夷，張郎佐漢而辟谷，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、躬耕之樂哉！誠知立功為不朽也。諺曰：『荷鋤候雨，不如決渚。』言時不可緩也。」徵君顧其弟子曰：「知權乎！知權乎！」

○天文

徐淵游於蜀山，見蒼禽集西岡之坡，順風而交鳴。徐淵異之，歸而問諸徵君曰：「此何禽也。」曰：「其蒼鳥乎鴉之孕不精而感，不交而生，其感也以風，其生也以睨，此之謂氣化其鳥，載於《爾雅》者也。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鳥，翼生於股，焚惑見則孕，是以禽而感於星也。嘉陵之墟有鳥曰鳶，鳶臨溪而啄影則孕，吐於口而生，是感於水也。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，感日之精千歲一孕，其形如龜，是感於日也，此三禽者，爾雅不得而載焉。由此觀之，凡海外之荒國，其不名之禽，無稱之獸，惡可窮哉。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。」

曰：「然，則天地果有涯乎！」

曰：「日月之出入者，其涯也。日月之外，則吾不知焉。」

曰：「日月附於天乎！」

曰：「天，外也；日月，內也。內則以日月為涯，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，外則以大虛為涯，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，不測躔度之流，不察四時之成，是無日月也，無躔度也，無四時也，同歸於虛，虛則無涯。是以日月之外，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歷；日月之內，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，故歷者循其跡而作者也。」曰：「天之旋也，左耶右耶！」曰：「清明不動之謂天。動也者，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，非也，規天而作歷，猶非也。驗諸運焉，云爾已矣。」

曰：「何謂分野？」曰：「上古之世，壤地無紀，不貢不賦，穴居而野處。後聖為之經畫九州，以鎮其民人，奠其山川，頒其貢賦，地於是乎有紀。由此觀之，聖人別九州而紀地，所以配天之文也，非緣星而紀也。夫星辰之茫昧，亦未嘗厲厲然而為之分。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，九州者地之施也，天地異位而合化，故聖人之烈照於天。若分野之所謂，則六經之未述者，吾奚徵」曰：「淵也聞魯王好天文，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，子何隱厥藝哉！」曰：「懈人紀而貪天文，惑孰甚！吾未之學，不敢進也。」

泊曰：此《外史》之《天文志》也。

○名器

徵君將如齊，魯王賜以黃金百斤，徵君謝而不受，乃以所乘之輿賜之。

徵君出魯之疆，對魯使而言曰：「素聞。先王辯物以章軌，光耀一世。故車服有等，爵賞有度，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。今魯王之輿，諸侯之器也，而賜布衣之士，瀆也大矣。夫禮以防瀆，瀆則僭，僭則淫，淫則亂，亂則滅，《春秋》之鑿固不遠也。諸侯之欲親上，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強秦之緒，而光有天下，封建同姓，割土而諸侯之。魯得以徼福於周公，伯禽以庇其子孫，保其宗廟，而恒有其國。朝覲以懷之，宴享以親之，錫命以榮之，此天子所以寵綏諸侯者也。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，食其廣土，以述其職事，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。以魯國之弱，不於此時躬修仁義，以懷其民神，則百歲之後魯其為墟乎而況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，是失其所載，神弗也。夫為士者猶策驢以代勞，況於諸侯乎今去魯而出疆，朝歷山川，夕犯霜露，士之勞也。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，則齊王之輿猶魯也。齊王以為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，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，是輕鄰國而恥士，又何達焉。夫天子以輿載命，諸侯以輿載職，士以輿載道，今以載職者而載道，弗可行於諸侯也。子為我辭。」

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，魯王歎曰：「齊其得士乎？」

是歲，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，君子是以知魯之不能禮也。